

金庸

書劍恩仇錄

金庸作品集

金
庸
著



书剑恩仇录

上
集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书剑恩仇录/金庸著. - 北京: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, 1999.4

ISBN 7-108-01257-X

I. 书… II. 金… III. 侠义小说: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98)第 38404 号

金庸作品集“三联版”序

我在小学时就爱读课外书。低年级时看《儿童画报》、《小朋友》、《小学生》，后来看内容丰富的“小朋友文库”，再似懂非懂地阅读各种各样章回小说。到五六年级时，就开始看新文艺作品了。到现在，我还是喜爱古典文学作品多于近代或当代的新文学。那是个性使然。有很多朋友，就只喜欢新文学，不爱古典文学。

现代知识当然必须从当代的书报中去寻求。小学时代我得益最多、记忆最深的，是我爸爸和哥哥所购置的邹韬奋先生所撰的《萍踪寄语》、《萍踪忆语》等世界各地旅行记，以及他所主编的《生活周报》（新的和旧的）。在童年时代，我已深受邹先生和生活书店之惠。生活书店是三联书店的主要组成部分，十多年前，香港三联书店就和我签了合同，准备在中国大陆地区出版我的小说，后因事未果。这次重行筹划，由三联书店独家出版中国大陆地区的简体字本，我不但感到欣慰，回忆昔日，心中充满了温馨之意。

撰写这套总数三十六册的《作品集》，是从一九五五年到一九七二年，前后约十三四年，包括十二部长篇小说，两篇中篇小说，一篇短篇小说，一篇历史人物评传，以及若干篇历史考据文字。出版的过程很奇怪，不论在香港、台湾、海外地区，还是中国大陆，都是先出各种各样翻版盗印本，然后再出版经我校订、授权的正版本。在中国大陆，在这次“三联版”出版之前，只有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一家，是经我授权而出版了《书剑恩仇录》。他们校印认真，依足合同支付版税。我依足法例缴付所得税，余数

捐给了几家文化机构及资助围棋活动。这是一个愉快的经验。除此之外，完全是未经授权的。

不付版税，还在其次。许多版本粗制滥造，错讹百出。还有人借用“金庸”之名，撰写及出版武侠小说。写得好的，我不敢掠美；至于充满无聊打斗、色情描写之作，可不免令人不快了。也有些出版社翻印香港、台湾其他作家的作品而用我笔名出版发行。我收到过无数读者的来信揭露，大表愤慨。相信“三联版”普遍发行之后，可以制止这种种不讲道义的行为。侠义小说的主旨是要讲是非、讲道义，可不能太过分吧。

有些翻版本中，还说我和古龙、倪匡合出了一个上联“冰比冰水冰”征对，真正是大开玩笑。汉语的对联有一定规律，上联的末一字通常是仄声，以便下联以平声结尾，但“冰”字属蒸韵，是平声。我们不会出这样的上联征对。大陆地区有许许多多读者寄了下联给我，大家浪费时间心力。

为了使得读者易于分辨，我把我十四部长、中篇小说书名的第一个字凑成一副对联：“飞雪连天射白鹿，笑书神侠倚碧鸳”。我写第一部小说时，根本不知道会不会再写第二部；写第二部时，也完全没有想到第三部小说会用什么题材，更加不知道会用什么书名。所以这副对联当然说不上工整，“飞雪”不能对“笑书”，“白”与“碧”都是仄声。但如出一个上联征对，用字完全自由，总会选几个比较有意义而合规律的字。

有不少读者来信提出一个同样的问题：“你所写的小说之中，你认为哪一部最好？最喜欢哪一部？”这个问题答不了。我在创作这些小说时有一个愿望：“不要重复已经写过的人物、情节、感情，甚至是细节。”限于才能，这愿望不见得能达到，然而总是朝着这方向努力，大致来说，这十五部小说是各不相同的，分别注入了我当时的感情和思想，主要是感情。我喜爱每部小说中的正面人物，为了他们的遭遇而快乐或悲伤，有时会非常悲伤。至于写作技巧，后期比较有些进步。但技巧并非最重要，所重视的是个性和感情。

这些小说在香港、台湾都曾拍摄为电影和电视连续集，有的

还拍了三四个不同版本,此外有话剧、京剧、粤剧等。跟着来的是第二个问题:“你认为哪一部电影或电视剧改编演出得最成功?剧中的男女主角哪一个最符合原著中的人物?”电影和电视的表现形式和小说根本不同,很难拿来比较。电视的篇幅长,较易发挥;电影则受到更大限制。再者,阅读小说有一个作者和读者共同使人物形象化的过程,许多人读同一部小说,脑中所出现的男女主角却未必相同,因为在书中的文字之外,又加入了读者自己的经历、个性、情感和喜憎。你会在心中把书中的男女主角和自己的情人融而为一,而别人的情人肯定和你的不同。电影和电视却把人物的形象固定了,观众没有自由想像的余地。

武侠小说继承中国古典小说的长期传统。中国最早的武侠小说,应该是唐人传奇中的《虬髯客传》、《红线》、《聂隐娘》、《昆仑奴》等精彩的文学作品。其后是《水浒传》、《三侠五义》、《儿女英雄传》等等。现代比较认真的武侠小说,更加重视正义、气节、舍己为人、锄强扶弱、民族精神、中国传统的伦理观念。读者不必过分推究其中某些夸张的武功描写,有些事实上不可能,只不过是中国武侠小说的传统。聂隐娘缩小身体潜入别人的肚肠,然后从他口中跃出,谁也不会相信是真事,然而聂隐娘的故事,千余年来一直为人所喜爱。

我初期所写的小说,汉人皇朝的正统观念很强。到了后期,中华民族各族一视同仁的观念成为基调,那是我的历史观比较有了些进步之故。这在《天龙八部》、《白马啸西风》、《鹿鼎记》中特别明显。韦小宝的父亲可能是汉、满、蒙、回、藏任何一族之人。即使在第一部小说《书剑恩仇录》中,主角陈家洛后来也皈依于回教。每一个种族、每一门宗教、某一项职业中都有好人坏人。有坏的皇帝,也有好皇帝;有很坏的大官,也有真正爱护百姓的好官。书中汉人、满人、契丹人、蒙古人、西藏人……都有好人坏人。和尚、道士、喇嘛、书生、武士之中,也有各种各样的个性和品格。有些读者喜欢把人一分为二,好坏分明,同时由个体推论到整个群体,那决不是作者的本意。

历史上的事件和人物,要放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中去看。宋

辽之际、元明之际、明清之际，汉族和契丹、蒙古、满族等民族有激烈斗争；蒙古、满人利用宗教作为政治工具。小说所想描述的，是当时人的观念和心态，不能用后世或现代人的观念去衡量。我写小说，旨在刻画个性，抒写人性中的喜愁悲欢。小说并不影射什么，如果有所斥责，那是人性中卑污阴暗的品质。政治观点、社会上的流行理念时时变迁，人性却变动极少。

小说写成后曾有过不少改动和增删，但失误和不足之处不免仍旧很多。我把每一位读者都当是朋友。朋友们的指教自然永远是欢迎的。

金庸

一九九四年一月

目 录

- 第一回 古道腾驹惊白发
危峦快剑识青翎 ····· 3
- 第二回 金风野店书生笛
铁胆荒庄侠士心 ····· 37
- 第三回 避祸英雄悲失路
寻仇好汉误交兵 ····· 69
- 第四回 置酒弄丸招薄怒
还书贻剑种深情 ····· 105
- 第五回 乌鞘岭口拚鬼侠
赤套渡头扼官军 ····· 141



第六回	有情有义怜难侣 无法无天振饥民 · · · · ·	175
第七回	琴音朗朗闻雁落 剑气沉沉作龙吟 · · · · ·	207
第八回	千军岳峙围千顷 万马潮汹动万乘 · · · · ·	235
第九回	虎穴轻身开铁铐 狮峰重气掷金针 · · · · ·	271
第十回	烟腾火炽走豪侠 粉膩脂香羈至尊 · · · · ·	307



目 录

- 第一回 古道腾驹惊白发
危峦快剑识青翎 ····· 3
- 第二回 金风野店书生笛
铁胆荒庄侠士心 ····· 37
- 第三回 避祸英雄悲失路
寻仇好汉误交兵 ····· 69
- 第四回 置酒弄丸招薄怒
还书贻剑种深情 ····· 105
- 第五回 乌鞘岭口拚鬼侠
赤套渡头扼官军 ····· 141



第六回	有情有义怜难侣 无法无天振饥民 · · · · ·	175
第七回	琴音朗朗闻雁落 剑气沉沉作龙吟 · · · · ·	207
第八回	千军岳峙围千顷 万马潮汹动万乘 · · · · ·	235
第九回	虎穴轻身开铁铐 狮峰重气掷金针 · · · · ·	271
第十回	烟腾火炽走豪侠 粉腻脂香霸至尊 · · · · ·	307





李沅芷见老师发射金针钉死苍蝇，好玩之极，便推开书房房门，大叫：“老师，你教我这玩意儿！”

第一回

古道腾驹惊白发 危峦快剑识青翎

清乾隆十八年六月，陕西扶风延绥镇总兵衙门内院，一个十四岁的女孩儿跳跳蹦蹦地走向教书先生书房。上午老师讲完了《资治通鉴》上“赤壁之战”的一段书，随口讲了些诸葛亮、周瑜的故事。午后本来没功课，那女孩儿却兴犹未尽，要老师再讲三国故事。这日炎阳盛暑，四下里静悄悄的，更没一丝凉风。那女孩儿来到书房之外，怕老师午睡未醒，进去不便，于是轻手轻脚绕到窗外，拔下头上金钗，在窗纸上刺了个小孔，凑眼过去张望。

只见老师盘膝坐在椅上，脸露微笑，右手向空中微微一扬，轻轻啪的一声，好似什么东西在板壁上一碰。她向声音来处望去，只见对面板壁上伏着几十只苍蝇，一动不动。她十分奇怪，凝神注视，却见每只苍蝇背上都插着一根细如头发的金针。这针极细，隔了这样远原是难以辨认，只因时交未刻，日光微斜，射进窗户，金针在阳光下生出了反光。

书房中苍蝇仍是嗡嗡地飞来飞去，老师手一扬，啪的一声，又是一只苍蝇给钉上了板壁。那女孩儿觉得这玩意儿比什么游戏都好玩，转到门口，推门进去，大叫：“老师，你教我这玩意儿！”

这女孩儿李沅芷是总兵李可秀的独生女儿，是他在湘西做参将任内所生，给女儿取这名字，是纪念生地之意。

教书先生陆高止是位饱学宿儒，五十四五岁年纪，平日与李沅芷谈古论今，师生间倒也甚是相得。这一天陆高止因受不了青蝇困扰，发射芙蓉金针，钉死了数十只，哪知却给女弟子在窗外偷看到了。他见李沅芷一张清秀明艳的脸蛋红扑扑的显得甚

是兴奋，当下淡淡地道：“唔，怎么不跟女伴去玩儿，想听诸葛亮三气周瑜的故事，是不是？”李沅芷道：“老师，你教我这好玩的法儿？”陆高止道：“什么法儿呀？”

李沅芷道：“用金针钉苍蝇的法儿。”说着搬了张椅子，纵身跳上，细细瞧了一会儿，把钉在苍蝇身上的金针一枚枚拔下来，用纸抹拭干净，交还老师，说道：“老师，我知道，你这不是玩意儿，是非常高明的武功，你非教我不可。”她有时跟随父亲在练武场上盘马弯弓，也学过一些武艺。陆高止微笑道：“你要学武功，扶风城周围几百里地，谁也及不上你爹爹武艺高强。”李沅芷道：“我爹爹只会用弓箭射鹰，可不会用金针射苍蝇，你若不信，我便问爹爹去，看他会不会。”

陆高止沉吟半晌，知道这女弟子聪明伶俐，给父母宠得惯了，行事很有点儿任性，年纪说大不大，说小不小，娇滴滴的可不易对付，于是点头道：“好吧，明儿早你来，我教你。现在你自己去玩罢。我打苍蝇的事不许跟别人说，不论是谁知道，我就决不教你。”

李沅芷真的不对人提起，整晚就想着这件事。第二天一早就到老师书房里来，一推门，不见老师的人影，只见书桌上镇尺下压着一张纸条，忙拿起来看时，见纸上写道：

“沅芷女弟青览：汝心灵性敏，好学善问，得徒如此，夫复何憾。然汝有立雪之心，而愚无时雨之化，三载滥竽，愧无教益，缘尽于此，后会有期。汝智变有余，而端凝不足，古云福慧双修，日后安身立命之道，其在修心积德也。愚陆高止白。”

李沅芷拿了这封信，怔怔说不出话来，泪珠已在眼眶中滴溜溜打转，心中只道：“老师骗人，我不来，我不来！”便在此时，忽然房门推开，跌跌撞撞走进一个人来，正是那位已经留书作别的陆老师。但见他脸色惨白，上半身满是血污，进得门来，摇摇欲坠，扶住椅子，晃了两晃，便倒在椅上。李沅芷惊叫：“老师！”陆高止说得一声：“关上门，别做声！”就闭上眼不言不语了。李沅芷究竟是将门之女，平时抡刀使枪惯了的，虽然惊慌，还是依言关上了门。

陆高止缓了一口气，说道：“沅芷，你我师生三年，总算相处不错。我本以为缘分已尽，哪知还要碰头。我这件事性命攸关，你能守口如瓶，一句不漏吗？”说罢双目炯炯，直望着她。李沅芷道：“老师，我听你吩咐。”陆高止道：“你对令尊说，我病了，要休息半个月。”李沅芷答应了。陆高止又道：“你要令尊不用请医生，我自己会调理。”隔了半晌，道：“你去吧！”

陆高止待李沅芷走后，挣扎着取出刀伤药敷上左肩，用布缠好，不想这一费劲，眼前一黑，竟“哇”地吐了一大口血。

原来这位教书先生陆高止真名陆菲青，乃武当派大侠，壮年时在大江南北行侠仗义，端的名震江湖，原是屠龙帮中一位响当当的人物。屠龙帮是反清的秘帮，雍正年间声势十分浩大，后来雍正、乾隆两朝厉行镇压，到乾隆七八年时，屠龙帮终于落得瓦解冰消。陆菲青远走边疆。当时清廷曾四下派人追拿，但他为人机警，兼之武功高强，得脱大难，但清廷继续严加查缉。陆菲青想到“大隐隐于朝、中隐隐于市、小隐隐于野”之理，混到李可秀府中设帐教读。清廷派出来搜捕他的，只想到在各处绿林、寺院、镖行、武场等地寻找，哪想得到官衙里一位文质彬彬的教书先生，竟是武功卓绝的钦犯。

那晚陆菲青心想行藏已露，此地不可再居，决定留书告别。他行囊萧然，只随身几件衣服，把一口白龙剑裹在里面，打了个包裹，等到二更时分，便拟离去，别寻善地。

他盘膝坐在床上，闭目养神，远远听到巡更之声，忽然窗外一响，有人从墙外跃入。陆菲青跃下床来，随手将长袍一角拽起，塞在腰带里，另一手将白龙剑轻轻拔出。

只听得窗外一人朗声发话道：“陆老头儿，一辈子躲在这里做教书匠，人家就找不到你吗？乖乖跟爷们上京里打官司去吧。”陆菲青心知来人当非庸手，也决不止一人，敌人在外以逸待劳，不出去不行，从窗中出去则立遭攻击，当下施展壁虎游墙功，悄声沿壁直上，抓住天窗格子，喀喀两声，拉断窗格，运气挥掌一击，于瓦片纷飞之中跳上屋顶。下面的人“咦”了一声，一枝甩手

箭打了上来，大叫：“相好的，别跑。”陆菲青侧身一让，低声喝道：“朋友，跟我来。”展开轻功提纵术向郊外奔去，回头只见三条人影先先后后地追来。

他一口气奔出六七里地。身后三人边追边骂：“喂，陆老头儿，亏你也算是个成名人物，这么不要脸，想一走了之吗？”陆菲青浑不理睬，将三人引到扶风城西一个山岗上来。

他把敌人引到荒僻之地，以免惊动了东家府里，同时把来人全数引出，免得已在明而敌在暗，中了对方暗算，奔跑之际，也可察知敌方人数和武功强弱。他脚下加紧，顷刻之间又赶出十余丈，听着追敌的脚步之声，已知其中一人颇为了得，余下二人却是平庸之辈。

陆菲青上得岗来，将白龙剑插入了剑鞘。三名追敌先后赶到，见他止步转身，也不敢过分逼近，三人丁字形站着，一人在前，两人稍后。陆菲青于月光下凝目瞧在前那人，见他五十上下年纪，又矮又瘦，黑黝黝一张脸，两撇燕尾须，长不盈寸，精干矫健，相貌依稀熟悉。他身后两人一个身材甚高，另一人是个胖子。

那瘦子当先发话道：“陆老英雄，一晃十八年，可还认得焦文期么？”陆菲青心中一凛：“果然是他？”

原来焦文期是关东六魔中的第三魔，十八年前在直隶滥杀无辜，给陆菲青撞上了，出手制止，当时手下留情，未曾赶尽杀绝，只打了他一掌。焦文期引为奇耻大辱，誓报此仇，这次受了江南一家官宦巨室之聘，赴天山北路寻访一个要紧人物，西来途中，无意间得知了陆菲青的行踪，于是率领了陕西巡抚府中两名高手，也不通知当地官府和李可秀，径自前来寻仇拿人。

陆菲青拱手道：“原来是焦文期焦三爷，十多年不见，竟认不出来了。这两位是谁，焦三爷给我引见引见。”焦文期皮笑肉不笑地哼了一声，指着那胖子道：“这是我盟弟罗信，人称铁臂罗汉。”指着那高身材的人道：“这是两湖豪杰玉判官贝人龙。你们多亲近亲近。”罗信说了声：“久仰。”贝人龙却抬头向天，微微冷笑。

陆菲青道：“三更半夜之际，竟劳动三位过访，真是想不到。却不知有何见教？”焦文期冷然道：“陆老英雄，十八年前，在下拜领过你老一掌之赐，这只怨在下学艺不精，总算骨头硬，命不该绝，这几年来多学到了三招两式的毛拳，又想请你老别见笑，指点指点，这是为私。你老名满天下，朝廷里要你去了结几件公案。我兄弟三人专诚拜访，便是来促请大驾，这是为公。”

陆菲青明知今晚非以武力决胜败不可，但他为人本就深沉，这些年来饱经忧患，处事更加稳重，拱手说道：“焦三爷，你我都是五六十岁的人了。当年在下得罪你之处，这里给你赔礼了！”说罢深深一揖。贝人龙“呸”了一声，大声骂道：“不要脸！”

陆菲青眸子一翻，冷冷地盯住了他，森然道：“陆某行走江湖，数十年来薄有微名，平生可没做过一件给武林朋友们瞧不起的事。”转头向焦文期道：“焦三爷说找在下既是为私，亦复为公。当年咱们年轻好胜，此时说来不值一笑。你焦三爷要算当年的过节，我这里给你赔过了礼。至于说到公事，姓陆的还不至于这么不要脸，去给满清鞑子做鹰犬。你们要拿我这儿根老骨头去升官发财，嘿嘿，请来拿吧！”他目光依次从三人脸上扫过，说道：“三位是一齐上呢？还是哪一位先上？”

大胖子罗信喝道：“有你这么多说的！”冲过来对准陆菲青面门就是一拳。陆菲青不闪不让，待拳到面门数寸，突然发招，左掌直切敌人右拳脉门。罗信料不到对方来势如此之快，连退三步，陆菲青也不追赶，罗信定了定神，施展五行拳又猛攻过来。

焦文期和贝人龙在一旁监视，两人各有打算。焦文期是一心报仇，这些年来在铁琵琶手上痛下工夫，本领已今非昔比，但当年领教过陆菲青的无极玄功拳，真是非同小可，他想先让罗信和贝人龙耗去对手大半气力，自己再行上场，便操必胜。贝人龙却只想拿到钦犯，让总督给他保荐一个功名。

罗信五行拳的拳招全取攻势，一招甫发，次招又到，一刻也不容缓，金、木、水、火、土五行相生相克，连续不断。他数击不中，突发一拳，使五行拳“劈”字诀，劈拳属金，劈拳过去，又施“钻”拳，钻拳属水，长拳中又叫“冲天炮”，冲打上盘。陆菲青的